

諸位家人，早上吉祥！阿彌陀佛！

我們這一個單元的課是「建立正確修學的觀念和態度」。一開始我們一起探討修學的目標，所謂學貴立志，立了志就有努力的方向、目標。

儒家是「明明德，親民，止於至善」，佛家是「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」。具體的能夠達到的目標，儒家「禮運大同篇」的情境，佛家在《無量壽經》當中講，「佛所行處，國邑丘聚，靡不蒙化」這樣的社會情境。立了目標，《大學》當中告訴我們，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；《無量壽經》也告訴我們，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」。

修身為本，師父強調到「修身為本，教學為先」，所以教學也要以修身為本。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」，這句話已經談到上至國家元首下到貧民百姓，甚至於是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。行業要發展得好、家庭要興旺，都要以修身為根本。

我們就要清楚什麼是修學、修行的定義。師長老人家在《認識佛教》當中教導，修行是修正錯誤的想法、看法、說法、做法。那一天能清楚我們想法、看法、說法、做法錯在哪裡，這個就是知過。知了過，修就是修正，這個就是行，去行的話叫改過。所以整個聖教假如濃縮起來就是知過跟改過。師父講的看破是知過，放下是改過，這個定義我們要很清楚。

《了凡四訓》告訴我們說，「一日不知非，則一日安於自是；一日無過可改，則一日無步可進」。而所有的過失分為三大項：身、口、意。而意是念頭，它是最根本的。昨天跟大家分享到《俞淨

意公遇灶神記》，他修了一輩子卻得到的是窮困潦倒、家徒四壁，甚至於是家破人亡。他的孩子大部分都死掉了，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。所以修學正確的知見非常重要，從根本修，師長老人家特別強調就從起心動念修。

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衛仲達的例子說，「一念不正即是」，一念不正就造業了，一念不正陰間就有記載，「不待犯也」。所以俞都先生他就是「意惡太重，專務虛名」，而且怨氣很大。怨就是瞋恨，所以佛家講說，「一念瞋心起，火燒功德林」、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。其實瞋恨心一起，惡念就會相續不斷。所以灶神爺提醒俞公這十六個字，也是提醒我們每一個人，每一個走上修行的人，都要突破的這些比較容易犯的這個問題。

所以發現自己的過失並不是壞事情，我們現在不只自己發現了心裡難受，別人講我們了，我們也難受。這是一個慣性，自己發現了難受這主要是因為一個自責、自卑的慣性，好像一發現自己什麼問題就很氣餒。假如建立起來發現過失是開悟，是明白、明理，是知道有下手處，慢慢慢慢就不會氣餒、難過。別人提醒我們，我們建立的態度是：他是我的善知識。那種不舒服慢慢就轉過來，都有一個過程。其實別人講我，我很難過、很不舒服，其實還是面子障礙。所以修行人得把面子賣掉，這個很重要。不知道福州面子一斤賣多少？我不知道錢帶得夠不夠，大家可以把面子賣給我。

所以，真正明理了，《了凡四訓》上講的，「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」，打包要把知道的錯誤的這些想法、看法、說法、做法要把它扔掉。有沒有人要把這幾十年的這些習氣，他看清楚了要扔掉，要丟出去的時候又拉回來說：哎呀，它們跟了我幾十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。這個還沒有真正放下，因為這些習氣確實是障礙我們不能恢復自性最嚴重的這些煩惱。所以真明白了一定放得下，看破

的人一定放得下。還放不下就還沒看破，對世間還有捨不得，就是還沒有了解世間輪迴的真相。假如知道世間這些事都是輪迴心造輪迴業，就不願意再幹這個事了。就好像我們已經看清楚西方極樂世界是黃金，娑婆界是大便，請問你要拿哪一個？奇怪我還是有時候還會留戀世間，那還沒看清楚。所以我們假如對世間有留戀就觀想一下大便的樣子，這個也是一法，每一個人的方法不一樣。

再來，我們知道修學的定義了，知道怎麼用功。接著學習的內容，我們綱舉目張，儒家是五倫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。佛家是五心：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；五個行：三福、六和、三學、六度、普賢十願。這個禮拜應該會放「菩提心貫注在整個生命中」下集，就是談五個行門。師父講得很精彩，大家好好領受，師父每一節課都是灌頂，把他領悟最透徹、最圓滿的這些法來成就我們。

你們以前看過金庸的小說沒有？看過哦。我沒看過，但是我有看過電視劇，什麼東邪西毒、南帝北丐，看的我書都不讀，考試考四十四分。所以你看世間這些東西會讓人很迷，自己沒有功夫，不過是比喻啦。覺悟的時候世間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迷的時候大乘佛法也被我們搞去搞名聞利養、搞貪瞋痴慢去了。拿著佛法當藉口也很多，比方事情被自己搞得很亂了，然後就說隨緣了，隨緣了。佛法不是拿來給我們造業，找藉口了。

你看那武俠小說裡面都是講，有一個男主角突然掉到一個深坑裡面、深淵裡，突然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，他也年紀很大了，然後也差不多快走了，然後他把一生的功力就這樣都灌給你了。其實老法師講每一堂課都是這樣的，修行人他都是和盤托出的。

甚至於一個態度，人生無常，與每一個人相遇都當作最後一次看待，這是有無常觀念的人他可以提起的心境。你有很重要的話說，下次再講吧，下次再講，這都沒有無常的態度。其實建立無常的

態度不容易，真的相信無常，警覺性很高。真正無常概念很深入，常常提醒自己：西方極樂世界的護照拿到了沒有，功夫得力了沒有。不然「一日無常到，方知夢裡人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。只有自己無始劫還有今生造的業帶著自己又去輪迴了，所以無常迅速是真的不是假的。

所以師父這個專題，勸請大家多聽幾次，那裡面真的是字字珠璣。我們儒家是佛家的基礎，其實我們從小也沒有大家庭的薰陶，所以儒、道的基礎很重要。我們下一個單元是跟大家分享「《太上感應篇》學習心得」，這個道家很重要的就是因果教育。倫理道德教育讓人恥於作惡，有羞恥心；因果教育讓人不敢作惡，有敬畏的心。《了凡四訓》說要有恥心、畏心。其實有恥心有畏心，勇心就起來了。知恥的人他就要去斷惡修善，要改過，所以知恥近乎勇。他有敬畏心了，他也要勇猛，勇猛什麼？對治念頭、對治煩惱，不然鐵定又要回三惡道老家報到。所以我們看師父講的跟經典這些都是非常相應，所以我們常常思惟這些道理，對我們提起恥心、勇心、畏心就很有那種動力，那種警覺性。你常常薰薰薰，一遇到境界這個教誨就起來了。

提到儒家五倫，我們人與人相處不離開這個五倫，《論語·學而第一》裡面就有一段話，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。下兩句？《論語》要熟讀一下，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。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」。這一段開示已經告訴我們學習的內容是什麼？五倫大道，世出世間的學習不會超過這五個倫。

而佛門只是它延伸到三世，這一世你有父母，你前世有沒有？你真明白了，那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那個孝道就延伸到對一切眾生。平等的孝敬、平等的恭敬，這個就變出世間的一

個修為、修行了。儒家的東西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那也是大乘法。所以沒有世出世法，只有覺跟迷而已。你一覺悟了，不分別不執著，世間法也是佛法。要重實質，不重形式。所以師父講經的時候說，像舜王他的那個行誼都像普賢菩薩一樣的修為，但師父也講得保守，他說：「理上講得通，事上沒證據。」

《論語》這句話告訴我們修學核心在五倫，「賢賢易色」這個談的是夫婦之倫，重視德，比較輕忽色，你看這個都是法藥。請問大家，現在男眾娶妻重德還是重色？我有一次跟小朋友在談，談談談，我跟他說女子有德多重要，談了應該有二十分鐘吧，結果就問他們：德重不重要？他們說：「老師，德很重要，不過長得漂亮也很重要。」他們那個「不過」還是得講出來，因為二十分鐘絕對抵不過他們十來年電視的薰染。所以現在人想錯、做錯是正常的。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」，這一句話重點在「殊無怪也」。那代表假如我們怪別人，不是他有問題，誰有問題？自己的心態有問題，我們已經不了解社會客觀現象，已經有點苛責了。

師父還有一句法語很精彩，師父說：「別人錯的也是對的，我對的也是錯的。」大家聽過嗎？禮旭一開始聽有點轉不過彎來。後來慢慢細細體會，這個個中很有禪意，這都在觀我們的心。別人錯的也是對的，那個對是什麼？客觀現象。他都沒學，他怎麼會對？

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。所以道家有講「憫人之凶」，《陰騭文》裡面講，憐憫人家的這些凶惡的行為。這個禮旭確實有一點體會，因為自己帶過學生，那個最調皮、行為算比較乖張的，一了解，家庭背景都非常的淒慘。本來是想生氣的，了解這個真相以後，氣起不來，你可憐、憐憫他都來不及，所以可惡之人必有什麼？可憐之處。因為萬法因緣生。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他為什麼搞成這樣？鐵定他的緣不好。所以這些法語裡面都是讓我們用寬容的心，有「觀

德於忍，觀福於量」，一個人有沒有福報看他的心量，常常都憤世嫉俗，他的相貌一定沒什麼後福。

下一句說「我對的也是錯的」。一直強調自己對，那我對了誰錯了？別人錯了。這個在修行當中有一個習氣就是愛憎分明，還有嫉惡如仇。我們古代很多忠臣，他那個忠也是令人敬佩，可是他看到這個惡的人他就咬牙切齒，這個可以是忠臣，但不見得能了脫生死。因為要了脫生死，這愛憎的心也要放下，要平等恭敬、平等慈悲。好像說章太炎大師這時候到陰間去出差，看到很多唐朝的讀書人，這個用佛家來看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《論語》這一句話它把這個「賢賢易色」擺在第一，就代表五倫是從夫婦之倫延伸出來，而這個夫婦之倫當中重德，這個家，家道才能真正起來，重色就麻煩。

《朱子治家格言》裡面就有講到，「見色而起淫心，報在妻女」。他不重德，重色，他的家鐵定首先是磁場很不好；再來人與人之間包含子女、親人、朋友他是感召的，心念不好怎麼可能感召好的子孫。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孫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孫保之」，所以感應是真實不虛的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、有兄弟，是吧？那父子再延伸就是君臣，「事親孝，故忠可移於君；事兄悌，故順可移於長」。所以他在君臣關係他有孝的基礎，他在朋友、同事之間他有兄弟友愛的基礎，那核心在夫婦。

為什麼我們老祖宗這麼重視婚禮，這麼隆重，就是讓大家知道這一件事要為家族、還有為社會負責任的。所以「男女有別，而後夫婦有義；夫婦有義，而後父子有親；父子有親，而後君臣有正」。古人在分析這些義理邏輯，分析得很透徹。夫婦之間都沒有情義，父子會有親嗎？假如夫婦都是互相是利益，結合就是利益；再來常常還對立爭奪，那在這樣的家庭成長，他怎麼會有父子有親？甚

至孩子還要捲入父母之間的戰爭，那是很痛苦的事情。

所以夫婦有義，可是夫婦有義從哪裡來的？男女有別。這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來講，尤其我們現在女性學歷都挺高的，工作能力也不錯，有別又要男主外，女主內。我學了這十幾年不是白學了嗎？大家想一想：一個家庭裡面最重要的兩個重點，一個是經濟，一個是什麼？教育後代、孝順父母，把家裡打理好，是吧？這兩個最重要。對呀，那你夫婦都去賺錢，那這最重要的誰做啊？再來，家庭裡面最重要的是把下一代教好，你下一代出敗家子，你這一代的努力跟祖先的努力不是化為烏有？所以古人看這些事是看得很清楚。那你們聽到這裡，不要說這個蔡某某說女人不能工作。我說，女人是可以工作的，但是一定要兼顧到家庭。假如家庭不能兼顧，那就先專注在家庭。

好，我啥都沒說，我啥也都說了，你們看著辦。這個時代講話要點到為止，比方說：就有人問說孩子能不能打？我說，孩子你講他幾句他就很懺悔、就哭了，你還打他嗎？可是他講啥話都沒用，只認得棍子，你就看著辦吧，我沒說可以體罰。面對這個時代，雖然講話不好講，不過換一個角度也挺練我們的腦筋要轉得快。也是好事，所以叫事事是好事，所以我們很多潛力就是被逼出來的。

我們看確實是學的內容：人無倫外之人，學無倫外之學。真正的學問在哪？落實五倫關係，把五倫都相處得很融洽，這是修養。實實在在講，一個人講課受到廣大人群的歡迎，可能那個最不想聽他講課的就是他的太太，「你又要出去胡說八道了」。但是他不見得能面對，他有時候心情也很複雜：哎呀，人家都這麼肯定我，偏偏我的身邊人盡挑我毛病。所以人要真正隨順經典教誨，得要真正很老實面對自己才行。

《格言聯璧》裡有一段話很好，「近處不能感動，未有能及遠

者」，這個邏輯很對。「親者不能聯屬」，跟你緣分很近的親朋好友你都不能把他們凝聚起來，「未有能格疏者」，你還能跟遠的人親如一家嗎？

就好像說我們今天在傳統文化的團隊，我們得到很多聽課人的讚歎肯定，可是我們團隊的流動率非常高，這就是一個警訓。但是嚴重就嚴重在哪？當我們是一個傳統文化團隊，得到掌聲愈來愈多，因為聽課的人多嘛，就容易迷失了，就不願去看真實的狀況。所以其實面對自己是需要勇氣的，要不自欺才行。嚴重在哪呢？當流動率高的時候，我們還說這些人沒有福報，因為還有後面的人會來，就說離開的都是沒有福報的人。沒有辦法反省，甚至於說：來的人就是來付出的嘛。這句話有沒有道理？「你來到傳統文化單位就是來付出的，不然你來幹嘛，你來做義工就是來付出的」。這個邏輯對不對？聽起來好像沒錯，心態對不對？不對了。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，是吧？哪有一個人的善根是靠你一直要求他，他善根就出來；善根是靠感應、感動流出來的。

你看我們親近師父為什麼這麼感佩？不都是師父的一言一行在啟發著我們！所以人心念偏掉的時候，有時候是看不出來就很危險。這個就是要求、控制。他是義工，我是誰？我是義工頭，我在面對他的時候我有沒有義的態度？沒有，我在要求他。我在讓他去做事，做完事功勞誰的？我的。掌聲誰的？我的。那我這個義工頭不是也是在搞名聞利養，都不正視自己跟團隊的真實狀況，所以叫「古來征戰幾人回」。這些最親的義工團隊自己都不能很好的愛護他們，我這個愛是真的嗎？所以這些格言對我們反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要來做義工？重點不在我們自己有德，我自己是無德的，無德所以人家才走。可是為什麼還有人來？因為師父的威德，我們又打著師父的團隊，所以人家就進來了。因誤解而



結合，因了解而分開。可是我造的業就大了，造什麼業？破壞佛門、破壞傳統文化、破壞老法師的形象，橫批必墮地獄。所以人有權的時候，那個因果更重。

結果有一次六和敬會議，我跟大家分享自己都犯這些錯，結果我們馬來西亞的人來參與，有一些會長來了，之後回去就說這個蔡某某說當會長當不好就墮地獄。我說我沒有這麼講。沒這麼講，事實上義理當中也是提醒大家因果要敬畏，離開的人很可能他的法緣跟聖教、跟師父的法緣都因為我們而起了障礙。所以不到師父的團隊我要斷人慧命還斷不了，來了之後機會太多太多了。所以要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要克己復禮。見每一個人要小心，你該笑的時候沒笑，然後該關懷反而變指責，讓他信心都沒了，可能就障礙他的學習。所以，希望大家把根基扎好，我們伏得住自己這些習氣再來辦大眾的事，這樣會比較水到渠成。禮旭自己都屬於趕鴨子上架的。

「賢賢易色」，它的整個是五倫延伸開來的一個核心。男女有別之後，分別負責重要的事情。太太把家照顧好，讓先生沒有後顧之憂，先生很用心努力的拼搏、賺錢，讓家裡衣食無憂。所以夫婦是互相感恩，「男女有別，而後夫婦有義」。夫婦一有義了，孩子從小看這樣的榜樣，夫婦有情義、恩義，他就父子有親了，他的善根從小就生起對父母的感恩心。那個移孝又作忠，所以這個五倫它的核心夫婦是表率，所以這個五倫很重要。

很多時候我們沒學，要怎麼存心、怎麼應對，有時候也不知道。所以這一句後面說「雖曰未學」，這個人能做到前面說的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」，他說他沒有學，「吾必謂之學矣」。就是能把這些做好的他鐵定學過，哪怕他不識字，他可能在大家庭當中都有薰習過了，所以學可不是說你要識字讀經才

是在學。有些人不識字，但他在整個大家族當中潛移默化，他就懂得這些道理。所以我們印象很深是上一代人沒有讀過《弟子規》，可是他一讀說：「哎喲，這一些我們以前小時候都體驗過了。」就是這樣。所以《弟子規》是父母、長輩做給小朋友看，小朋友還沒讀以前都在學。

《論語》裡面有提到，有一個官員問孔子，問他的君王魯昭公，他說：「昭公知禮乎？」因為魯昭公娶了一位同姓的女子，這個就不知禮了。我們剛剛說「合二姓之好」，你那個親屬關係太近，可能會生出有先天疾病的後代，所以在禮教當中是同姓不婚。結果魯昭公就娶一個是同宗的女子。就問孔子：「昭公知不知禮？」孔子說知禮。結果這一個官員跟孔子講完話下來，然後就問孔子的學生巫馬期，不是說君子不結私黨嗎？君子還會結私黨嗎？意思就是說孔子袒護他的君王。結果後來巫馬期就去跟孔子轉達這個官員的話，孔子說，我真是很幸運，我一有過失別人都幫我指出來。

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應對進退，我們現在想像一下，今天一個人在批評你的君王，哪怕這個君王真的有犯這個錯，他不忍心怎麼樣？揚君王之惡。這個就是他的忠心，是吧？就好像今天人家批評你的父母，你也講不出口說父母錯。所以這五倫裡面它都是性德，不忍心。但是問題是畢竟魯昭公錯了，是吧？假如沒有這個人去點出來，孔子後面的話也不好講，而這個人一點出來，孔子就講我有過失，但是他是把君王的過失，注意力轉到誰身上？自己身上。所以一個忠的人他在團體當中，他會攬過。可是我們假如這些心境沒有到位，「是他錯又不是我錯」，甚至於是別人在講自己領導的時候，我們又把領導的過失放在心上，人家一講，「對呀對呀」，馬上就加入戰局了。所以《論語》裡面這些經句真的都有很深的這種倫常，可以讓我們勘驗。因為孔子他也顧及後世的影響，所以有人

點出來了，他把過失攬到身上，也不要讓後人誤會。

接下來，修學的次第。我們這一段時間都在談信、解、行、證。而且這個解也不能解偏、不能解邪，要解得圓融。那昨天有跟大家提到，你從自利利他去思惟。師父講自性第一德就是愛。愛有自愛，有愛他利他，從這個去思惟應該對佛門這些教誨比較不容易思惟偏頗。而儒家的解行，他把解拆成四個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都是屬於解，篤行是行，當然前提要信，所以孔子是表率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。你行的愈徹底，你的解也跟著提升，解行是兩個輪子。你愈有法喜，愈有體悟、體證，你信的也愈深，所以這個是相融的。

再來，我們講修學的方法，我們師長講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是理論。方法呢？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。我們舉一下「朱子讀書法」，在《養正遺規》裡面有朱子讀書法，有六點。第一個是「循序漸進」，裡面他就提到，就是你通一書，再讀另外一書。其實孔子講的「博學於文」，那個博學不是你一下子學好幾部，也是一部一部學。就像師長在跟隨李炳南老師的時候，你一部學了還要能講，然後要他老人家通過你才可以再學第二部，絕對不是像學知識一樣背了一大堆，考完試都忘了。

所以一門深入，這個原則是同一個時間學一科。再來，這個一門也有包含你是學哪個法門，你是學淨土，那你就一直深入下去。深入，而這個深入當中也包含解行在裡面，你理解的你去做。比方說淨土法門你得要放得下，你放不下，你這個佛號不容易相應。

「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喊破喉嚨也枉然」。但是要深入那十六個字要一直放，要愈放愈徹底，這個才能深入。所以那個深裡面也是你明白的道理，你要一直放下習氣、一直放下習氣，才深入得了。不然哪怕接觸的時間長，還是這十六個字做主，也不容易深入。不容易

深入其實也是因為不老實，打妄想多念佛少。所以你肯依教奉行，佛號念得多，這個薰習的力量就愈來愈強。長時薰修，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念佛號這個薰習就愈來愈強，其他的這些煩惱習氣就不容易再浮起來。

「讀書千篇，其義自見」。這個道理也要從信開始，我們帶著懷疑去做，體會很淺，要帶著信去做。我們有一個同仁，就是奎學長，她的媽媽看老法師跟隨李炳南老師十年那一個教導，是在李炳南老師圓寂三十周年的開示，他母親看到第十三遍，李炳南老師送老法師去車站的那個景象全部現在她的面前，就感通了、自現了。才十三遍，所以說讀書千遍那個千字也不是數字，你讀到至誠了，他就感通了。

所以佛門有一個公案，天台智者大師讀《法華經》，讀著讀著怎麼樣？到靈鷲山去聽《法華經》，還聽了兩品才出來。然後出來說佛陀講《法華》還沒散，他就入了那個境界。所以這一個公案也是給我們信心，真的，你至誠心去讀是能夠入那個境界的。所以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你愈有那個體會，你就愈不懷疑。所以這個要靠做的時候會有這個感應，你就體證到，你就愈信。

你今天假如「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」，你做的這個夢會不會比較有信心，是吧？我曾經聽過說，我們有同仁說夢到子貢給他煮麵吃。這個不知道算不算往聖先賢提攜接引？不過能夢得到算不錯了。可是講到這裡可能沒夢過的人又很沮喪，「我都沒夢過」。沒夢也不見得是壞事，沒夢就是你是父母最放心的孩子，不用給你糖吃你就很努力了，所以不是壞事。轉個念都是砥礪自己的正能量，就對了。這個是循序漸進，一本一本這樣下功夫，而且這樣學習就不會操之過急。那現在都定目標，每一部書都沒學通，囫圇吞棗，這樣就很難受益了。循序漸進是第一個。

第二個是「熟讀精思」。古人很重視這個讀的遍數，讀的遍數還沒夠就能背誦，還是讀滿遍數。看李炳南老師，他九十幾歲引經據典都不用翻書，那個都是以前小時候下的功夫很深。而且讀熟之後在境界當中常常能夠提起來觀照，熟讀精思。當然領納那些道理常常想著如何落實在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當中。

再來，「虛心涵泳」。這個虛還是很重要，虛心謙虛，「謙則受教有地，取善無窮」。不只學到書上的，面對任何一切人事物都在學習。「我慢高山」，佛家比喻慢就像很高的山；「法水難入」，法水就入不進去了。而且虛心的時候很容易入這個道理，隨著這個道理就領納進來。但是現在人不是虛心涵泳，就自己先有一個想法，然後拿著聖賢的經來證明自己的看法對。我們現在比較容易犯的就是把古聖先賢、佛菩薩拉得跟誰的水準差不多？跟自己。現在很多寫論文報告，好像不批評個聖人什麼好像自己就沒水平。其實這種學習態度都已經偏掉了，可是這個現在是很普遍的現象。

禮旭感覺師父很多的法都是振聾發聵，就現在最嚴重的病，師父就一句話把它講透。師父說學習科學可以懷疑，你還沒有發現到底這個物質它真實的情況是怎樣，這個你可以懷疑去求證。但是你學習聖教，它已是幾千年亙古不變的真理，你還帶著懷疑你就很難學進去，要誠敬的心才學得進去。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，所以這個就讓我們要很慎重。其實我們假如不經意也很容易拿著聖賢的教誨來當藉口，比方教小朋友了或者跟人家引導介紹傳統文化給他。講講講，對方不受教，你說：「哎呀，真的像佛講的一闡提。」是吧？其實我們只是把佛的教誨拿來當藉口了，事實上可能是我們的善巧不夠，耐心不足。所以剛剛跟大家講，事情沒搞好就說隨緣、隨緣，這不都是拿來當藉口嗎？隨緣二字，佛門的教誨都是智慧，有七分緣只做三分叫不負責任；有三分緣

硬要做到七分叫攀緣，會太強求，有時候會適得其反，所以隨緣二字也是中道。

接著第四個是「切己體察」，這一點李越老師在課程當中有講。朱夫子講：「入道之門，是將自身入那道理中去。漸漸相親，與己為一。」就像我們的這個家風是念念為他人著想，而且你為他想，然後還要考慮到其他人，為他人不單是一個人而已，還要能縱觀全局，考慮到方方面面，但是這個都要通過歷鍊的。你可能想到他了，忽略到其他的人，慢慢你經歷多了，就會考慮得愈仔細了。你慢慢相親了，這個態度就變成我們很自然的習慣，一起念頭就是為了他人想。

「而今人道在這裡，自家在外，元不相干。學者讀書，須要將聖賢言語，體之於身」，要用身體去力行、去體悟。「如克己復禮，出門如見大賓」，是要去見國賓，那就要很恭敬。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那是要去主持國祭。國家的祭祀你可不能出紕漏，而且祭祀要很真誠，所以很誠敬，時時保持誠敬的心跟態度，這個就是切己體察，我有沒有須臾離了誠敬心。所以昨天李越老師講，「禮以誠敬為體」，是吧？「以威儀為用，以中正為則，以謙讓為主」，裡面也提到誠敬為體。

第五是「著緊用力」，讀書法著緊用功。「寬為限，緊用功，工夫到，滯塞通」。所以為學的人要剛毅果決，就像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要效法孔子這種治學的態度。而且要像救火、治病一樣的態度，救火你再晚一點就來不及。所以同樣的救眾生法身慧命也是刻不容緩，以這樣的一種願力來學習。而且是逆水行舟，你不進它就往後退了，所以要著緊用功。

最後是「居敬持志」，恭敬的敬，就是時時這個誠敬心不失。這個誠敬不失那不只是讀書要這樣，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都是要落

實恭敬，那持志當然自己發的願時時也不能忘。這是朱子他談的六個讀書法，在《養正遺規》裡面有，大家也可以有機會的時候多讀，因為畢竟那是一個學習很有成就的大儒，他積累的心行，大家可以多看。

接著跟大家談修學的觀念。我們首先跟大家談章嘉大師給師父的這些教導。在章嘉大師以前，是方東美教授，其實這些都很關鍵的，因為他緣分是相續接連下來。沒有方教授，師父走不入佛門，而且方教授給師父一個很重要的教導是：佛法不在寺廟，在哪裡？在經典。因為那個時候的情況就是佛門他深入經藏的比較少，這個時候怕去接觸假如沒有遇到重視經教的出家人，怕會被誤導，所以方老師的指導是在經典。事實上我們看到任何我們覺得不如法的事，也不要難受，因為不如法的事是沒按照經典做。因為有人會變成，他一個很尊重的人做得不好，他就整個對經教都沒信心了。這個就變成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是很容易的。

台灣曾經有一個作者專門寫這些修養的書，每一次排行榜都是排在前五名（暢銷書排行榜）。結果後來他有外遇，台灣一堆女性就在廣場上燒他的書。我看了也很難過，為什麼？她那個燒的時候是很氣憤，其實是那個人錯了又不是他講的道理錯了，是吧？可是她就會把他整個連在一起，甚至就覺得佛教那些話都是講假的，那個倫理道德都騙人，就造成這樣的情況。當然這個寫的人造的業還是挺大的。

不過要轉一個念，我們本來很崇敬的人，他沒有做到，他也是五十三參提醒我們。修道這條路九九八十一關，他剛好走到五十九關倒下來了，我才走到第三關，可是我看他五十九我也很生氣，怎麼可以倒下來！再來，人不忘初心，我們哪怕是跟的人出問題，也不影響我們發的願。這個不容易，你一有情感在裡面作用，提不起

這些正念。再來，雖然他現在犯錯了，他也需要你護念；他雖然犯錯了，他前面對你也有恩德，是吧？人有時候情感一起來，啊、啊，整個桌子翻了。你當初為什麼跟他學？這些都要想清楚，當初學是為了成就自己，條件又不是說他也要成聖人。我說你假如真念他的德，你現在要趕快學得更好，他跟你有緣，你才勸得了他，不然他現在回不了頭了。凡事都要轉煩惱成什麼？菩提。他現在回不了頭，那他這一生就完了，他的行為已經在毀謗正法了。所以你更要堅強，不要難過，不要悲觀，你更要念他的恩，勇猛精進。別人跟他還沒那個緣可以說得上話，你畢竟跟他有緣，你提升得愈快，比較有可能把他的慚愧心喚醒。

章嘉大師第一次見師父，這個場景大家應該都聽師父講過，師父覺得佛法好，就問章嘉大師：「我知道佛法好，要怎麼樣更好的、更快速的能夠契入？」章嘉大師停了半小時，是吧？這跟修行有沒有關係？提醒我們要聽經、要修學，首先要對治什麼？浮躁。所以古代讀書人有一句話很好，「為學第一功夫，要降得浮躁之氣定」。那這句話已經告訴我們浮躁是很嚴重的病，這個不調伏，很難修道。那我們要接著問，浮躁在什麼時候調，是吧？不然降得浮躁之氣定也變成一個知識背起來而已，嘴巴能講跟自己沒關。

什麼時候會浮躁？any time、any where。我念的沒有李老師標準，那是過去生根性不同。所以真正知道要調伏浮躁的，行住坐臥都在提醒自己。吃飯也要調伏浮躁，你一急吃得特別快，當然你假如吃得快心又是定，然後消化又好，這個另當別論，每個人功夫不一樣，這個不能一概而論。寫字、吃飯、走路，舉止動作都是調伏浮躁的道場。為什麼跟大家強調這一點？禮旭曾經在聽一些同修在跟師父談話，他也好學請教問題，可是他問一個問題師父還沒講透，他說，好，師父，那我再問您一個



問題。那些東西他沒有吸收，他好像要急著拿到個什麼答案。他不知道事實上師父每一句都在引導他去體悟、去入境界，所以浮躁的話，你再好的機緣也沒有用。

所以，章嘉大師那時候停半個小時是有道理的。不過師父說這個方法現在不是很適合用，一用了全跑光了。但是這個理我們真的要體會得深。後來半小時之後，章嘉大師說：「有。」師父說一聽到有，又激動起來，然後又停了七、八分鐘才講了六個字：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師父接著又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「從哪裡下手？」會學的人，顏淵是好學，師父有這麼高成就也是好學。你去看顏淵跟師父這些行誼對照，他們確實是好學。你看孔子說克己復禮，顏淵馬上說請問其目。就跟師父問的從哪裡下手一個意思，他們很重視落實。

章嘉大師說「布施」，跟《了凡四訓》相不相應？佛門萬行以什麼？布施為先。對治貪，貪心可以對治，布施對治貪心。然後師父也說也是慢慢這樣布施，然後慢慢從最難的，最喜歡書，書也可以送人，這樣去對治。

其實看得破、放得下。看得破是明理，放得下是功夫；看得破是觀，放得下是止；看得破是解，放得下是行。你看名詞不同，意義它是相通的。所以看得破、放得下兩個字就包含佛門的一切教誨、一切法門。而且章嘉大師教師父從布施下手，而且還告訴師父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求不到是因為什麼？還有障礙，這個教誨很重要。求不到，佛法不靈了，他就不相信佛法，他就不相信佛菩薩。所以看章嘉大師教師父也是教得很細膩，循循善誘，求不到是因為你還有障礙。什麼障礙？有業障。只要能懺悔，這個業障除掉了，佛氏門中就有求必應。

那怎麼懺悔業障？章嘉大師教導的，懺悔是什麼？後不再造。

所以這一句教誨裡面就彰顯章嘉大師引導的佛法知見當中，有一點很重要，重實質不重形式。但是這一句話聽完大家不要又偏到一邊，形式都不用了。對自己修行來講重實質，但是形式有時候是表演給沒學佛的人聽、看；給初學的人讓他薰習，讓他建立信心。這個形式也不能說完全不用，但形式當中一定要從真實心中去做，不然形式做久了變成搞表面，這樣就不好。

就像說我們在辦佛家的這些講經說法的課程，假如最後都做成形式，事情好像辦完了，但是參與的人可能是非人我一大堆，心都壞掉了，那就沒有意義。所以辦課程，聽的人受益，一起參與工作的人也要受益才對。剛剛跟大家說，「近處不能感動，未有能及遠者；親者不能聯屬，未有能格疏者；一家子弟不率規矩，未有能教誨他人者」。我們自己的兒女都教不好，還說要去教天下的孩子，那是沒有基礎。這些句子其實也是教誨我們一個修學很重要的知見，就是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下功夫都要從根本上下功夫，所以重實質不重形式，懺悔。

其實懺悔後不再造，用儒家講叫不貳過。有這樣態度的人，他犯一個錯之後他會高度警覺的提醒自己不能再犯。我們之所以同樣的錯會一而再，再而三產生，是我們那種鞭策自己的那個態度不夠、警覺性不夠。比方說今天一個杯子因為自己不夠謹慎滑手之後摔破了，內心覺得一來沒有恭敬，二來太浮躁、輕率。「哎呀，這個太慚愧了，不能再犯！」這種態度一起來、心境一起來他就會影響行為，你下一次再拿著一個杯子在洗的時候那種態度就起來了，然後就一直提醒自己。那你愈提醒自己你就做得愈扎實，慢慢慢慢的就不會再犯。所以最怕的是什麼？因循二字，因循苟且就耽擱一生。

章嘉大師也強調，不只是這個懺悔要重實質，後不再造，包含

持戒也是這麼講，戒律你持得一條，你真正做到一條你就持了這個戒，都引導我們要重實質。前幾天跟大家分享師父他是怎麼道義人生、怎麼落實八德，那我們跟他老人家在實質上得利，就看我們效法他多少，依教奉行多少，而不是跟他多久，那個又是表相的東西。「我聽老法師講經十二年」，講這個話都已經有問題了，他自己心態可能是不是有一點那種標榜的味道，自己不見得有察覺到。反而是時間愈久愈覺得要老老實實去落實，不簡單。那他這個心態反而是愈聽愈察自己的差距、不足在哪裡。

夏蓮居老居士對六度下了一個註解，非常非常好，其中談到精進，他老人家講「以調伏習氣為精進」，這個就是重實質不重形式。

好，那這一節課就跟大家先交流到這裡。謝謝！阿彌陀佛！

建立正確的修學觀念和態度（第七集）（下）

蔡禮旭老師 2016/11/22 檔名：16-001-0007

諸位家人，阿彌陀佛！

剛剛看到下課很多人在讀書，所以覺得考試還是好。你看一有考試的話，一分一秒都不鬆懈。但是這個學習有成就的人，老法師常常說都是主動的人。也不是一定要考試逼呀，那當然從被逼也要到最後都是自動自發，勇猛精進。

剛剛跟大家談到章嘉大師給師父的教誨，「重實質不重形式」，又引了夏老這一句「以調伏習氣為精進」。這句話就建立起我們一個態度，要搞真的、搞實的，不能搞虛的，我現在到底提升了多少，其實就看調伏了多少習氣就知道了。那就要列我哪些習氣，現

在改了多少，假如真的一檢討小時候那些習氣都還在，那這樣就白浪費了多少時間，甚至於我們可能還得披一個罪名：玩弄佛法、消遣佛法，這一生就不可能脫離六道輪迴。

所以章嘉大師、李炳南老師這些教誨都非常重要。在「顏淵第十二」，因為講到重實質不重形式，這一段開示其實滿重要的。因為我們有時候這個面子也好、名聞放不下，不知不覺都學到好名去了，這個是很潛移默化的。有時候這個利好放，名不好放。

你比方說有一個現象，女人退休生活很充實，好像她以前工作時候不能做的事，她一退休安排得很充實，但是男人退休，好像就沒女人這麼快樂。比方說他董事長退下來，總經理退下來，啥書記、啥縣長退下來，一下子好像人家那些恭維都沒了，他有點鬱悶。所以好像女人退休以後健康指數上升，男人好像就比較悶悶不樂，這個就已經體現出名好不好放？不容易放。

其實實在講，名，明理了就好放了，看破的也一定能放。「名者，造物所忌。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」。你有個那麼大的頭銜，那個頭銜背後都是責任，沒有盡到都是折福報。不是當官有名，人生每個身分都是名。你兒子叫你爸爸，高不高興？你兒子叫你媽媽，高不高興？這個爸爸媽媽背後有沒有責任？有。印光祖師說，為人父母者第一功德就是把下一代教成人才，有德有才。他利益了多少眾生，記頭功就是當父母的。那這一句話從另外一個角度看，沒把孩子教好也是最大的罪過了，你的孩子傷害了多少人，這個父母都要負連帶責任。你養個男孩沒把他養好，他出去傷害了一百個女人，那就麻煩，這個業就造大了。所以你今天是一個縣長，你沒盡力教化這一方，這一方的人心墮落，罪業你都有一份。所以名好不好玩、要不要貪？

這一段子張問讀書人要做到怎樣才是達呢？才是通達？「士何

如斯可謂之達矣」。孔子就講，孔子很會抓機會點，他說那你覺得什麼是達呢？這個都是啟發式教育，不是灌輸式。你看在《中庸》裡面子路問強，孔子馬上反問，那你的強是南方的強還是北方的強，還是你自己覺得強？你看孔子在應對當中都是重視啟發式的教育，不是灌輸的硬壓下去。你看志向，你們都說說自己的志向。「子張對曰」，他自己覺得什麼是達，他說：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他在整個鄰里鄉黨很出名，他在這個國家，整個國家的人都認識他。孔子說「是聞也」，他只是很有名氣而已，「非達也」，這不叫通達。他這麼一點的話，子張一定記憶深刻。「夫達也者」，什麼才是真正通達？「質直而好義」。剛剛「朱子讀書法」是六條，然後大家去查一下，我就不寫了。

現在說什麼是通達，「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」。我們看到一個通達的人首先他的心地是真誠的，這個「直」就是直心，我們佛門常說直心是道場。直心其實就是真誠，就是真心。真心的人表現在外是什麼？好義，「義」就是本分。該做的事他都是義無反顧去承擔，時時心都是用真實心中做一切事，質直而好義。

「察言」，他聽人家的話就知道人家的心思。知道人家的心思要做什麼？護念、成就每個人。直心是真心，又重道義，誰有錯，他的態度就是怎麼幫助他，他不會去指責，這才是質直好義的人。「察言而觀色」，看他的整個顏色，就是他的喜怒哀樂愛惡欲，這樣才懂得調劑人情，發明事理。你跟他講話，看他不能接受了，你當然不能繼續講，所以這個察言觀色也很重要。為什麼《弟子規》要說「諫不入，悅……」，為什麼要在悅那時候才再講？對呀，時機點不對了嘛，你還要講那叫執著，那不叫真正愛護他。所以要害一個人很容易，要幫一個人怎麼樣？要很柔軟，方方面面要體恤得

到，在這裡就讓我們更佩服佛菩薩的善巧方便。

而且處事都是能夠謙卑，「慮以下人」，他時時都是謙退的，這個強調真正在處事當中要能事情都能夠走得通，謙卦六爻皆吉，六十四卦只有一卦是六個爻都吉祥，就是謙虛。所以這樣的人他必然能成就利益眾生的事情，這個是通達。

「夫聞也者」，接著孔子就講，你那只是名聞，是名氣，不是真正通達。而真正只是有名聞的人，他會是怎麼表現？接下來就講，當然這個名聞，有道之人他是藏名、他是逃名。就像許由，這次我們姓許的學長都有來，他們的祖先是人家要把天子給他，他去洗耳朵，趕快逃掉了，這個都是很清高，不願意染這些世間的名利，這逃名、藏名。小人則爭名，沽名釣譽。

所以孔子講好名聞的人是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」，這個「色取仁」就是他的整個外在的表現都刻意的去做，好像自己很像一個仁德的人，這都是做給別人看的；「行違」，他在什麼時候事實上跟仁德是違背的。

比方說，自己獨處的時候就不一樣，所以真正修道的人是上台台下要一樣，領導在跟領導不在要一樣，有人看到跟沒有人看到一樣，這才是真實的。只要有人前人後不一樣，這個修學就已經偏掉了。對領導的態度跟對下屬的態度恭敬不一樣，那也不對。就是我們恭敬還挑對象，這個都已經是學錯了。當然你對領導恭敬，跟對下屬恭敬，可能在緣分上不同，可是存心是一樣。包含你今天是父母，你教育你的孩子你恭不恭敬他？你恭敬他的佛性，你更要成就他，是吧？禮敬諸佛沒有分別，你的孩子也是諸佛，你的領導也是諸佛，你的下屬也是諸佛，可是畢竟緣分不同，你從恭敬心中流出來的行為不一樣，但是存心是一樣的，都是用恭敬，都是用真心。你不會對著你兒子說：「兒子，這件事你看怎麼辦？」你不會把他

當上司一樣在那里跟他請教。其實一定是在一切因緣他可以隨圓就方的。你不能說我當領導當習慣了，一下子給我當下屬我也轉不過來，那我們就在當領導的時候已經產生固著，一下子給你調到下屬去完全不能適應，這個叫染著。所以我們當領導當一段時間，會修行的人，「別讓我當領導了，讓我到廚房去幹一幹，人家給我喚來喚去我都不會有罣礙」。

但是他的行為其實是違背仁德，可是他自己還不懷疑，他覺得我就是很有仁，「居之不疑」。那這樣的人因為他很刻意要去表現得很仁德，一般的人看不懂，就會一直讚歎他，他愈讚歎他，他愈深信不疑，他就落到修學的一個陷阱裡面去。這其實是滿可憐的，他的方向錯了。所以一切都要從根本修，心，這個也是師父給我們很重要的知見。從根本、從起心動念，慎獨，他就不會掉到「色取仁而行違」上面去。

當然一個人能察言觀色，這個能力好不好？好，但心不能偏。察言觀色都從什麼？都從真誠、從慈悲心當中自然產生的作用，所以你的整個動機都會變成知道了之後，知其心，然後可以救其失。你知道你孩子心偏在哪，你才能夠護念他，他在想什麼你都完全不知道，你怎麼去護念他？但是有一種是變成什麼？你不是從真心出來，變成很聰明，然後常常都在那裡論斷別人，「哎呀，他一定是怎樣怎樣，我看的絕對不會錯」。然後講的都影響別人，造成別人對這個人都很有看法。有時候這個變口業了，變成障礙人與人之間的緣分。因為你很厲害，一講出來，人家說你怎麼看得這麼深，然後對你的話又很相信，你一批評一個人他那個印象就種進去。但是你假如是為了護念對方講出來，聽的人也會體會這一點，可是你假如只是展現自己很厲害、很犀利、看人很準，往往會慢慢偏掉。所以孔子不是很贊成常常去論斷別人，這個心有時候用錯了一偏就愈

偏愈遠。一個人很會論斷人，他帶出來的人最後每一個人都很會論斷，論到最後有時候會什麼？刻薄。有時候會怎麼？誤會人。

所以孔子在「憲問第十四」當中有講到，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！」其實實在講為什麼要多讀經，因為做人有時候談細，真的是有很多我們有時候沒有懂的部分，你說一般的人看一個人、分析人，你都不會他會，你一聽會怎麼樣？「哎呀，我怎麼都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這麼深」，你馬上就那個佩服就出來，他就愈喜歡那種，他就enjoy the feeling(喜歡這種感覺)，是吧。

「不逆詐」，這個「逆」就是預料，預料別人會欺詐、會不守信。「不億不信」，這個「億」是揣測，揣測人家會不守信用。有時候他會猜對，他會判斷對，可是假如十件事，九件他猜對，會不會有一件猜錯？那他不就反而是什麼？誤會他人，甚至於嚴重一點會變成毀謗他人。所以孔子不主張由這種預料、揣測，而得到比較早的判斷的這種做法，但是並非反對不是用這個方法的先覺者。

所以《中庸》當中有說，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」，你用真誠去處事待人的時候，你那種第一直覺是可以判斷得出來，至誠是可以通的。所以事實上很多人去騙師父，禮旭感覺其實師父一開始知道，但是師父也讓他騙，那都是護念他往後的因緣，讓他能生慚愧心。當然那不是禮旭的境界，所以人真的能慢慢把這些貪瞋痴慢一些習氣去掉，誠心現前都可以未卜先知的能力會恢復。你看佛恢復了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他都知道，是吧。

章嘉大師還有三皈依的教誨，隨時要不離，就像車票一樣拿著，章嘉大師也教師父學釋迦牟尼佛。那不出家可不可以學釋迦牟尼佛？可以。那能出家當然更好，為什麼？現在出家講法也很重要。你們覺不覺得出家法相比較莊嚴，你看我們有這些頭髮，三千煩惱



絲。你們看假如我把頭都剃光了會不會比較莊嚴？真的，人圓頂之後穿上出家人服裝，絕對比他在家莊嚴，那就一切隨緣。不出家也能學佛，所以佛法很圓融。當時候有一位在家佛，維摩詰居士，這個都是佛門很慈悲圓滿的表演，讓我們不要執著，在家也可以修到佛的境界，也不可以輕慢。

那怎麼樣在家成佛，師父的教法也講得很圓滿，你看師父講「家庭主婦如何圓成佛道」，是吧？在各行各業都是菩薩道。再來，章嘉大師的身教對師父影響也很大，師父說從接觸章嘉大師無有一時不在定中。師父說他看到的章嘉大師是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

還有學習不躡等，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見，我們八目：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個就是學習的次第。沒有煩惱輕，如何智慧長？都不在習氣下功夫，只是學了很多的經典，長浮華。所以下手處格除物欲，尤其個性要調伏。

講到這裡我就覺得我一堆問題，像我就很容易激動，就比較不夠冷靜，人一激動容易輕諾，然後就進退錯，不只自己進退錯，處的位置又高，把整個團體都連累了。所以我的性格就要改，不然這個問題就對自己、對團體都會造成障礙。所以格物很重要。物格而後知致，知致而後意誠，這個次第上去。你身不修何以齊其家？所以學習要重視這個不能躡等。佛陀講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非佛弟子，那禮旭就之前有跟大家講過的再複習一下，我們就告一個段落。

跟大家分享過成就四法：第一，接受諸佛護念；第二，植眾德本；第三，入正定聚；第四，發救一切眾生之心。這不是淨土宗而已，一切法門都可以完全跟這四個原理原則，成佛的原則，每一個法門都可以成就的，都是跟這四個原則相應。為什麼跟大家強調這個？因為常常看到同修都在那裡想這樣做、想那樣做，師父又講一

個救世理念他又動那個心，講那個他也要做，啥他都要做，就很多煩惱。所以你在每一個本分，你在每一個行業，你在每一個當下的因緣都可以行菩薩道，你把這個理貫通了，就不會常常在那裡煩惱猶豫不決，這個是成就四法。

再來，知見當中「深信因果」很重要，人深信因果就不怨天不尤人，那這個在往後的課程講《太上感應篇》學習再跟大家分享。再來很重要的有四依法，這個都是很重要的正知正見。依法不依人；依智不依識，依智慧不依情識；依義，依義理不依言語的表面，依義不依語；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這個了義就是當生可以成就的，依了義。

師父很慈悲，他老人家再繼續講解什麼是了義，你學了能得力的那跟你相應，他很好你學了都不得利益，那個跟你不契機，這時候也不能執著。要學跟自己相契的，能得力的。還有很重要佛陀還有交待，「以戒為師，以苦為師」。

孔子還強調一點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學習是貫通的，不是知識性的學習。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禮旭感覺師父很慈悲，他在儒家跟佛家挑出了四個字，這個也是一以貫之之法，師父說儒家是什麼？仁義忠恕；佛家呢？真誠慈悲。我感覺這真是無上的法，為什麼？那你不通的人挑不出來。這個就是你時時保持這個心念，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。甚至你所有的經教都離不開這個心法，這樣你去領會道理就可以觸類旁通。

最後跟大家談的是學習的心態，這個我看時間來不及了，我到時候發一張講義給大家看。第一，「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」，這個態度很重要。但是這個字你再拆下去不容易，老實，實則不虛，實則不欺，是吧？那怎麼樣不虛、怎麼樣不欺？這個尤其夏蓮居老居士以他修學過來的這種法語非常好，我到時候整理出來，很多都是他

老人家的法語。老實聽話，其實也跟大家講過很多了。「聞教便行，奚待更勸」，這就是聽話；「從明師受戒，專信不犯，精進奉行，不失所受」，這個都是聽話。

再來，真幹。真，一毫自欺、一毫夾雜即非真；幹，一毫自恕、一毫懈怠即非幹。夏老不只講這一句，還有兩、三句我一起匯在那裡大家去體會。

再來，學習的態度，第二……

老實、聽話、真幹，其實禮旭只是舉幾條而已，隨著大家看四書五經、《無量壽經》都能體會到這些學習的態度。

第二個要主動學習。孔子說：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孔子的意思是說一個人遇到問題了，他不會主動去找解決的方法，「如之何」就是怎麼辦，他一遇到問題就是逃避，一遇到問題就是拉人來解決，就是依賴的心；那這個「吾末如之何」就是那我也拿他沒辦法。什麼事都要主動學習、主動歷事鍊心，不要挑境界，這個是主動的精神。

再來，學習一定要有恆心毅力。在《華嚴經》裡面有一個菩薩叫勤首菩薩，他有一個偈，他說修學「如鑽燧求火」，就是鑽木取火。他一個人在那裡鑽木取火，火還沒出來，他說我的手好酸，休息一分鐘再鑽，休息一下再鑽，磨了還沒出來，好酸啊，再休息一下再鑽，請問要鑽到哪一年？「未熟」，火還沒出來，「而數息」，就開始休息。「火勢隨止滅」，它那個溫度就降下去了，所以「懈怠者亦然」。他是用鑽木取火來比喻懈怠的人鑽沒兩下又休息，絕不可能把火鑽出來。同樣的一個人不精進不懈，他的智慧是起不來，出不來，一定不能懈怠。這個是恆心毅力。

再來，不要畫地自限，其實這個就是懷疑自己，自己畫地自限。這個在《論語》裡面也都有講到，你看人家孔子，「吾十有五而

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。他不畫地自限，他不斷提升自己境界。人一有念頭，我不可能、我只能這樣，就畫地自限。所以障礙絕不在外面，在哪？自己的念頭、自己的分別執著，自己的預設立場。

再來，學習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態度很重要。

好，禮旭是拋磚引玉，把自己能想到的這些學習態度提供給大家做參考。

這個單元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！阿彌陀佛！